

论汉代画像石的装饰图案设计

郑立君

(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2)

内容提要:汉代画像石的装饰图案最为显著的特征体现在其边框装饰、基底纹样和一些以雕刻各种装饰纹样为主的画面上。这些装饰图案不完全是为了美观,其背后隐含着汉代人的升仙和追求吉祥如意、美化理想生活等民俗思想、寓意和忠孝观念、厚葬风气等。

关键词:汉代画像石 装饰图案 设计

中图分类号:K879.4

文献标识码:A

汉代画像石图像的装饰图案最为显著的特征体现在其边框装饰、基底纹样和一些以雕刻各种装饰纹样为主的画面上,其类型多种多样。汉代画像石装饰图案的设计与雕刻是民间画师、民间石刻艺人们把现实生活中广泛应用的各种装饰图案移入墓室的表现,不仅起着装饰、美化作用,而且隐含着汉代人的升仙思想和吉祥、幸福等民俗寓意。由于汉代画像石图像是一个较大的、系统的装饰范式,包含内容较多,故本文选择其图像的边框装饰图案、基底装饰纹样和一些以雕刻各种装饰纹样为主的画面造型设计进行论述。

一 类型与特点

关于汉代画像石装饰图案的类型划分,不同学者依据不同视角划分出了不同的类型,并分别进行了论述。如有学者把“装饰图案类”分为五类:(1)交尾纹;(2)云气纹;(3)卷草纹;(4)钱币纹,又名菱形穿环纹;(5)几何纹^[1]。也有学者把其分为简单图案形式和复杂图案形式两大类^[2],等等。不管如何划分,各种类型的装饰纹样在汉代画像石上的位置大都在边框、底地(指图像中的空白处)上和穿插在各种图像内容中。因此,笔者依据汉代画像石整体图像中各种装饰图案所处位置,将其划分为边框装饰图案、基底装饰图案、单独的装饰图案和综合装饰图案四个类型。

1. 边框上的装饰图案类型较多,也最丰富,各种几何纹样、植物纹样等等在单独的和分层配置

的图像边框上都有刻划。边框装饰有的采用四周装饰,即在画面的四边装饰,构成一个完整的画面;有的采用三面或一面、两面装饰,即采用上下或左右装饰,或四面留出一面不装饰。这种情况可能是根据墓室的整体建筑需要而灵活装饰,因为汉代画像石图像的制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墓室、祠堂等建筑或石材本身性质、大小等限制。边框装饰图案的层次可以划分为单一和多重的两种。单一的层次主要指有一些汉代画像石图像(主要指单独成幅而非分层配置的图像)的边框装饰图案只有一个层次,即往往是由凿成的两根线条组成一个宽带,宽带内或雕刻图案纹样或为空白,这在河南南阳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画面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单一的层次还表现在分层配置的汉代画像石图像中,即用以分割每一个图层的边框仅刻画成一根较宽的线条,或雕刻一条装饰花纹带。这在各地现已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图像中也是常见的样式(图一)。多重层次是指有些汉代画像石图像(主要指单独成幅而非分层配置的图像)的边框由外而内由两层、三层乃至八层等组成,每一层内雕刻不同的图案样式。如有的画像的边框装饰图案多达四层、六层,并且这种分层次的边框装饰手法在汉代画像石图像中是比较显著的。在汉代画像石画面上采用单一或多重层次的边框装饰的目的之一是栏边封角,以求聚气,从而构成一幅幅完整的画面、场景。汉代画像石是一种兼有绘画和雕刻

收稿日期 2009-02-10

作者简介 郑立君(1968~),男,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聘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设计艺术的历史与理论、美术学。

基金项目 “汉代画像石的工艺设计思想研究”,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2009年立项课题(SCG38)阶段性成果。



图一//《铺首衔环画像》 江苏徐州地区出土
(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藏)

两种特性的艺术,从绘画艺术的角度而言,汉代画像石图像与当时的墓室壁画,乃至后来的山水、花鸟、人物画等二维的平面造型艺术一样,要有边框来规范画面(山水、花鸟、人物画装裱的边框也是一种装饰),目的是用来把各种视觉形象规范在一个统一的艺术空间内,这样不仅能使画面统一、美观,而且能使画面聚气,建构出特有的艺术意境。从“看”与“被看”的角度而言,它能把观者的视觉范围限制在画面上,使观者欣赏艺术的同时发挥无限的联想与想象。

不少汉代画像石图像的四周边框采用多重层次的装饰手法,不但没有喧宾夺主影响人物、动物等主体图像的视觉效果,反而进一步使主体图像从基底上凸现出来。因为“凡是被封闭的面,都容易被看成‘图’,而封闭这个面的另一个面总是被看成‘基底’。这一因素中其实还包括着另外一个因素,这就是:在特定的条件下,面积较小的面总是被看作‘图’,而面积较大的面总是被看成‘底’”^[3]。此类图像的装饰手法在汉代画像石中俯拾皆是。所以,汉代画像石图像的边框刻画的目的之一即是为了建构一个个完整的大小不同的画面,并借此更好地展示当时的思想观念与社会习俗风气,如汉代人的忠孝观念,对鬼神、升仙的信仰等。

2. 基底装饰图案主要是指汉代画像石画面上用以显现人物、动物、植物和舟车、屋宇、桥梁、山川、河流,以及各种装饰纹样等图形而凿出、铲出的各种底地样式。民间画师、民间石刻艺人们在各种人物、动物等主体图像之外的空白石面上,或采

用凿子平行、斜面凿纹,或凿出菱形、三角形图案,或用扁子整齐有序地铲出块面、平地,或用剃斧均匀地剃出根根短线条,以及用凿子等钢铁工具有规律地凿出各种大小不同的斑点等,这在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透雕等各种雕刻样式的汉代画像石上都是存在的(图二)。它们的存在也充分显示了汉代画像石的制作者在精心雕刻主体图像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对基底装饰图案的处理。基底装饰图案的设计与雕刻也不是随意进行的,它是汉代画像石图像整体的一部分,与整个画面的主体图像和边框装饰图案等相得益彰。换句话说,对基底的装饰处理一方面可以使主体图像与背景相协调、统一,增强整体画面的装饰美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加强画面的纵深关系,突出主体图像,更好地营造或烘托画像石所要表现的主题。这类视觉图像的处理方法在各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也是非常多的。

3. 单独的装饰图案是指在不少汉代画像石画面中,各种几何纹样、植物纹样等转换为主体图像,而人物、动物等变成次要的形象;或只有植物、几何纹样等而无人物、动物等形象,这类装饰图案也不少见。这种艺术装饰现象的存在可能是民间画师、民间石刻艺人们根据墓室装饰的整体需要而设计雕刻的。装饰在各种汉代画像石墓室中的图像应该是一个系统的、有秩序的范式。如就各地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墓室与画像来说,虽然墓室的大小、规格及画像石的数量、内容不同,但画像大都是从墓门到前室、中室、侧室、后室、立柱、天顶等依次装饰。如河南南阳的汉代画像石的画像装饰最早出现在墓门上,赵寨、唐河针织厂和麒麟岗等画像石墓室从西汉中期、晚期和东汉早期、中期较为明显地体现出了由墓门到前室、中室等依次装饰神灵、历史故事、人事活动、天文星象等画像的次序^[4]。虽然在这些有系统有秩序的大图像范式中,神人、仙人、人事活动和动物等艺术形象始终是主要的视觉元素,但有时为了表现墓主人生前的富贵景象或为营造升仙环境、美化阴间世界,或为了美观等,民间画师、民间石刻艺人们往往也会在整体范式的某些空间中把几何纹样、植物纹样等作为主要元素雕刻在石面上,并按照墓室的整体设计程序镶嵌在墓室的某些部位。这种艺术创作方法、方式,艺术表现思想等也是符合包括民间美术在内的造型艺术的情理的。

4. 综合装饰图案是指各种与人物、动物等主体图像结合在一起的几何纹、植物纹样等。如穿插



图二//《鱼车画像》 江苏徐州地区出土(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藏)

于人物、祥禽瑞兽等之间的云纹,穿插于铺首衔环等图像中的各种花纹。在有些图像中,为了强调升仙思想而把人物、鸟与云纹组合在一起,表示墓主等正在或已经升仙;有的则用各种几何图形来表现动物的皮毛;有的为了强调墓室、祠堂等丧葬性建筑的华丽富贵,在建筑的柱子上雕刻各种植物纹样进行装饰,或把建筑的斗拱直接刻成几何形象等等。这类综合装饰图案在汉代画像石图像中也是经常见到的。从民间美术的角度而言,这种综合装饰图案也表现了民间美术家超越时空、地域的非凡想象力;而画面呈现满、密的特殊艺术风格也展示了汉代艺术创作者的独特创作思想、方式和视觉审美观。就汉代画像石和其图像制作的目的、功能而言,这种综合装饰图案的雕刻,也是汉代人的忠孝观念、鬼神迷信、升仙信仰和厚葬社会风气等理想与愿望的体现。

二 设计思想

汉代画像石的边框、基底、单独的装饰图案和综合装饰图案是汉代的民间画师、民间石刻艺人们把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装饰图案的“原型”移入到墓室之中。所谓云气纹、卷草纹、钱币纹、平行凿纹、三角纹、菱形纹、穿壁纹、连环纹、方格纹、连珠纹和垂幛纹等等,在汉代的地面建筑和瓦当、漆器、铜器、石雕等工艺品上,以及帛画、壁画、墓室壁画等作品中都被广泛运用。以地面建筑为例,“汉朝建筑所用的花纹题材大量增加,大致可分为

人物纹样、几何纹样和植物、动物纹样四类。人物纹样包括历史事迹、神话和社会生活等。几何纹样有绳纹、齿纹、三角、菱形、波形等。植物纹样以卷草、莲花较普遍。动物纹样有龙、凤、蟠螭等。这些纹样以彩绘与雕、铸等方式应用于地砖、梁、柱、斗拱、门窗、墙壁、天花和屋顶等处”^[5]。汉代人希望死后升仙并像生前一样享受生活,所以当时的民间画师、民间石刻艺人们力图仿照地面建筑样式和艺术装饰构造画像石墓室,力图把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搬进墓室,以满足墓主的理想与愿望。

汉代的民间画师、民间石刻艺人们把现实生活中广泛运用的各种装饰图案移入墓室中的画像石本身,体现了追求吉祥如意等民俗思想和民间美术创作的思想与特征,背后隐含着汉代人的忠孝伦理和社会厚葬风气等社会现实思想与意义。

首先,就汉代画像石的整体图像范式和装饰墓室、祠堂等的功能而言,这些装饰图案是整体图像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功能之一是为了装饰画像石本身和整个墓室、祠堂等丧葬礼俗性建筑。汉代画像石首先是丧葬礼俗性建筑构件,其图像是为了美化建筑环境,因此,图像中的每一个视觉形象都是为了美化这些丧葬礼俗性建筑而设计与雕刻的,都是整个丧葬礼俗性建筑装饰的一部分。虽然“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图案花纹不能算作汉画像石的题材内容,但它又是汉画像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神话、历史故事和现实生活的

题材内容密不可分。“花纹图案虽然不是汉画像石表现题材的主体”,“但对画像石而言,却起到了很好的装饰作用。穿插于画像画面之中的花纹图案,对于衬托主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6]。这个主题即是汉代人迷信神仙、阴间的存在,“事死如事生”和追求吉祥如意、体现忠孝思想。因此,在他们看来,尽可能地装饰美化墓室、祠堂等丧葬礼俗性建筑环境,也就是美化了理想中的仙界、阴间世界,凸显了忠孝等主题思想。

其次,汉代画像石边框、基底、单独的装饰图案和综合装饰图案等的设计与雕刻是吉祥如意等民俗思想与观念的深刻体现,体现出民间美术创作的思想与特征。汉代画像石是一种民间丧葬雕刻工艺,它与其他民间美术的创作一样,与当时的民俗思想、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民俗的特性是以民族传统的思想、观念、信仰、情趣等无形文化为依托,以贴近广大劳动人民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的民间美术作品等有形文化为载体,来表达人们的生死观念与吉祥寓意等。从古至今,在民间美术作品中具有浓厚民俗成分的各种装饰图案最能反映出人们对吉祥如意、幸福美满等生产、生活追求的思想、意识、观念、信仰、情趣。因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求吉利、求顺达、求幸福、求美满,可谓人之常情和民心所向,因此,古往今来,遂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信条和行为规范中的准则。古人云:吉者,福善之事;富者,嘉庆之征。吉祥图案正是立意于这种思想基础上的独特艺术创作,即将飞禽、走兽、植物、树石、虫鱼等自然形象,赋予其能够迎合人意的种种内涵,点化到图案的艺术构成之中,并以优美的意境、深刻的蕴意和朴素的形式表现,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表现出鲜明的民俗特性”^[7]。所以,汉代画像石不论是雕刻在边框、基底上的装饰图案,还是单独的和综合的装饰图案等,人们都或多或少地赋予它们吉祥如意、美化升仙等民俗思想、寓意。如钱币纹在画像中的出现,可能隐含着人们对金钱、财富的渴望。双龙穿壁纹样在画像中的存在,可能象征着人们升天的“脚力”或已经升天。因为“从汉代装饰墓绘画题材所见双龙穿壁图案的描绘位置与特点来看,似与天门图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至少可以说这种双龙穿壁的造型具有某种通天的神力”^[8]。绶带艺术形象在图像中表现得很多,不同的绶带纹或绶带穿壁纹样的造型,可能象征着尊贵的绶带,而非一般的装饰花纹。山东苍山东汉元嘉元年(151年)画像石墓出土的画像石中,有两块石头题记,共15行,328

字,主要记录该墓汉代画像石内容。其中有一句话就表现了当时的一种吉祥语:“其当饮食,就夫仓,饮江海。学者高迁宜印绶。”前一句意思是“表示墓主人(在阴间)的饮食有广大的来源,像太仓和江海那样,永远吃不尽,喝不完。这是一种吉祥语”。后一句意思“也是吉祥语。是预祝墓主后辈将来能够学业卓著,有朝一日高升大官,系绶配印”^[9]。1956年春发现的安徽省宿县褚兰镇东汉建宁四年(171年)的二号汉代画像石墓中的《胡元任墓碑》文字中,也记载有“人马皆食太仓,腰带朱紫,金银在怀,何取不得”等语,意在祝愿死者到另一个世界里做高官、享厚禄,拥有金银财宝,想什么都能办得到^[10]。尤其是前例中的“绶”,各种迹象表明,“绶”与“寿”谐音,因此,绶带也带有长寿的寓意,并在以后得到了发展^[11]。从民间美术的角度而言,汉代画像石装饰图案的这种以物寄寓的造物思想即体现出了民间美术创作的一般特征与思想。从古至今,民间美术创作始终是与民俗思想、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前者促进了后者的发展,而后者也体现了前者的思想、观念;并且后者的艺术创作始终是充满吉祥、喜庆和理想的,它们与悲剧无缘,即使是丧葬礼仪活动中的民间美术创造也同样有喜庆等色彩。所以,汉代的民间画师、民间石刻艺人们在画像石图像的四周装饰带状花纹,或在某块石面上单独刻画几何纹样、植物纹样,或在主体图像中穿插各种几何纹样、植物纹样等,实质上也就是渲染了汉代人想象的、美好的来生世界,表达他们对死后生活的憧憬和对延续生命的渴望。

再次,汉代画像石的装饰图案与其他视觉形象一样,背后隐含着汉代人的忠孝伦理观念和社会厚葬风气等现实思想与意义。诚如宗白华所说,“中国艺术有三个方向与境界。第一个是礼教的、伦理的方向。三代钟鼎和玉器都联系于礼教,而它的图案画发展为具有教育及道德意义的汉代壁画(如武梁祠壁画等)”^[12]。汉代特别是东汉以后社会上盛行的厚葬风气实际上是人们的忠孝、伦理、道义的体现,人们用画像石等装饰丧葬建筑,本身就是把抽象的忠孝思想、伦理道德观念转化为具体的实际行为,表达了自己的孝心与孝行等。采用与现实生活中有关的各种装饰图案把画像石装饰得琳琅满目,凸显豪华奢侈的生活情调等,这实际上又是死者生前和其亲属等生者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地位、财富等的张扬,尤其是生者可以藉此实现或更进一步地实现其社会价值与意义等。就汉代画像石的边框、基底、单独的装饰图案和综合

装饰图案与神话、历史故事和雕刻墓主生前的事迹等图像相比较,后者是较直观、直接地把汉代人的忠孝伦理观念和社会厚葬风气等现实思想与意义展示给观众,而边框、基底等装饰图案则是比较隐晦、间接地表达了这些思想与意义。但就汉代画像石所承载寓意功能而言,两者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从西汉中晚期到东汉末年,汉代画像石图像的边框、基底等装饰图案的发展也是历时性的。按照信立祥先生的说法即是:简单图案形式早在西汉晚期已经出现,但直到东汉晚期仍然继续使用。复杂图案形式约在东汉中期前后出现,东汉晚期是其发展的极盛时期。尤其是东汉晚期复杂图案形式的花纹,构图精美、线条流畅、变化多样。即使是同一地区的同一种纹样的构成方式也是不同的,很难找到两种完全相同的作品。从西汉晚期到东汉初期,汉代画像石的装饰图案一般是以简单的图案形式中的一种图案花纹组成单层的二方连续花纹带,刻在主体图像的四周作为画像的边饰。从东汉中期开始,边饰花纹艺术迅速发展,画像石图像中装饰花纹所占的面积越来越大,有的装饰花纹甚至超过了主体图像^[13],并且使用了多达八层的边框装饰等。汉代画像石图像的边框、基底等装饰图案的发展实际上是汉代画像石图像整体发展的表征。它的发展与变化同样受到各个地区画像石的雕刻技法、石工的技术进步与熟练程度、石料质地的差别、工具的改进和不同区域人们的民

俗、生活方式、视觉审美、造物思想等等影响,因而产生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样式的装饰图案的构成方式与视觉样式。

- [1]王建中:《汉代画像石通论》,紫禁城出版社 2001 年,第 450、451 页。
- [2][13]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0 年,第 45、46、47 页。
- [3][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著,滕守尧、朱疆源译:《艺术与视知觉》,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第 302 页。
- [4]黄雅峰、陈长山主编:《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三秦出版社 2008 年,第 39 页。
- [5]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4 年,第 82 页。
- [6]蒋英炬、杨爱国:《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文物出版社 2001 年,第 65 页。
- [7]姜凡:《论中国民族图案艺术的民俗特性》,《美术史论》1994 年第 4 期。
- [8]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 2003 年,第 239 页。
- [9]李发林:《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题记试释》,《中原文物》1985 年第 1 期。
- [10]王步毅:《安徽宿县褚兰汉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93 年第 4 期。
- [11]张道一:《汉画故事》,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371 页。
- [12]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第 210 页。

On the Design of Decorative Pattern of the Han Stone Relief

ZHENG Li-jun

(College of Fine Art of Hangzhou Normal School, Hangzhou, Zhejiang 310012)

Abstract: The frame, ground floor, and some tableau on Stone relief of the Han Dynasty are not only for eye-pleasing demand but generally display the typical feature of decorative pattern and reflect the idea of people's desire for immortality and auspicious, the philosophy of Zhong (loyalty)& Xiao (filial piety), the thought of beautifying the ideal life and the social custom of luxuriant burial.

Key words: stone relief of the Han Dynasty; decorative pattern; design